



统三号是一个地名,也是一条街名,坐落在楼子坝。其对面的横江古镇位于川滇接合部,距万里长江第一港水富仅20余公里。来源:网络

统三号的名字就一天一个萎缩,一天一个遗忘,渐渐从人们的眼里脑海里淡化出去,以至后来很少有人知道了,包括就在楼子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很多人——

被遗忘的“统三号”

统三号是一个地名,也是一条街名,坐落在楼子坝。如果以横江河的流向与楼子口为中轴线来说,那么统三号就在楼子坝的下方,与楼子口仅有五十米的样子。

统三号的存在比楼子口还早。是后来修建了楼子口、八十二级石阶和拜台,改变了赶集人的路线,才被楼子口取而代之,以至渐渐萎缩。直至前几年,由于楼子坝工业化和城镇化突飞猛进,统三号才完全消失。那么,之前有一条好好的赶集街道,又为什么要耗材、耗财力、耗人力在不远处修建楼子口、八十二级石阶和拜台呢?这还要从一个传说说起。据说在河对面,也就是横江古镇后面有一座山,那山的形状如同一对扑地的老虎,那架势似乎要吞噬河这面的楼子坝。因此,楼子坝及周围的人们都吃不起饭,穿不起衣,非常贫穷。后来,人们合力请了一个姓陆的阴阳先生来看风水,想知道这到底是为什么。陆阴阳看后解释了其中缘由,并提出建议。然后,楼子坝及周围的人们根据陆阴阳的建议,集资在楼子坝,也就是在距统三号上面不远处,相对有点制高有点突兀的地方修建了楼子口,八十二级石阶和拜台,拜台两边还修有石梯延伸下河。建成后,楼子口、八十二级石阶和拜台,整个形状看起来就像一把巨大的叉,又住那对似乎要吞噬楼子坝的老虎。似乎也还真有点怪,自从楼子口、八十二级石阶和拜台修建好以后,楼子坝及周围的人们就渐渐富裕起来了。那块刻在石碑上集资修建楼子口、八十二级石阶和拜台所有人的名字,至今还保存在楼子口的庙楼内。

自从赶集的人上上下下都从楼子口、八十二级石阶和拜台经过后,统三号的名字就一天一个萎缩,一天一个遗忘,渐渐从人们的眼里脑海里淡化出去,以至后来很少有人知道了,包括就在楼子坝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出生的很多人。为考证这一事实,我曾作过调查,首先从我1975年

出生的妹妹开始,然后再一个一个逐一问到八十年代出生的人,九十年代以后出生的新一代就不必说了。我非常郑重地告诉他们知道统三号吗?他们一个个睁着一双茫然的眼睛疑惑地瞪着我,张着一张嘴巴欲言又止,似乎是要反问我,你是不是在说久远久远,或者是很远很远一个地方的事。看到他们疑惑的神色,我只能直截了当地把统三号的地点告诉他们,统三号就在我们楼子坝,往楼子口下河方向走几十米就到了。然后,得到的回复无一不是一阵惊讶和感叹:哦,我竟然还不知道我们楼子坝还有一个叫统三号的地点,哦,那儿叫统三号,我全然不知……

统三号只是搭在河坎上,链接着下河坎到渡口的一条青石板通道——

通往渡口的一条通道

看来我有必要剥开时间和空间裹着的这一块厚厚实实的帷幕,让更多的楼子坝人,也让更多的外乡人知道,楼子坝曾经有这么一个显赫的地方——统三号。追溯统三号,首先要从楼子坝的历史和背景说起,否则是表述不清的。从行政区划来说,在1974年之前,楼子坝一直隶属四川省宜宾县横江区水河公社管辖。到1974年,因为国家战略的需要,要在四川省宜宾县安边区安富公社滚坎坝建设一个天然气化工厂,并且指定要划给云南管辖。当时属于横江区水河公社管辖的楼子坝同水河、水东、安富三个公社一并划入云南。就这样,楼子坝犹如一张纸飘到了云南。

历史上,首先在楼子坝安居落户的是一户姓邓人家,从外省迁来。整个楼子坝大部分土地也就基本都是邓家的。后来,邓姓人家卖了一些土地,然后就在楼子坝的正中间建了一个石板院坝的四合院,以后大家都把这里叫作坝中间。这大约是在清朝以前的事。后来,陆陆续续有很多外来迁居者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佃户。他们没有资金和能力在这片土地上大兴土木,而是择居在沿着河坎上的荆棘林中开辟居住环境。当时居住在这里的人口也不多,也就不过几百把户。到民国时候因为邓家的衰落,楼子坝的土地大致为这三户人家掌

控,一户是河对面横江集镇上的豪户肖席珍(也称司令官),一户还是横江集镇上的儒商加官商朱光德,一户就是安富公社高滩坝邱家。邱家在楼子坝买了土地后就在楼子坝上坝建有一个石板大院,称为邱家大院。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场熊熊大火将这邱家大院烧得只剩一半。就是这场熊熊大火将邱家大院烧得人去楼空。至今,邱家大院虽然还在,但早已是破破烂烂,好像时间和风雨稍加用力,整个邱家大院的房屋就会顷刻坍塌。当然了,不管是肖席珍的土地和房屋,还是朱光德的土地和房屋,抑或是邱家的土地和房屋,在解放后统统没收为公有,然后再按需分配给贫下中农。

统三号只是搭在河坎上,链接着下河坎到渡口的一条青石板通道。当时两边修建的房屋,也不是现在我们所谓的街道门面,而仅仅就是住家住户形式落地摆布在两边。这几户住户都是横江集镇上肖席珍和朱光德两家的佃户居住,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佃户们有更充裕的时间在田畴上做活。你想想,在当时,如果佃户们每天早上过河做活携带工具,中午过河吃饭也携带工具,下午再过河做活又携带工具,傍晚回来仍然携带工具,很是不方便,也耽误时间。还有,在夏季遇上涨洪水过不了河,那庄稼不就空息在那里了吗?或者是无法过去回来。因此,肖席珍和朱光德两家就在渡口上面为佃户们修建住处,让佃户们居住在这里,以减轻来往过河的辛劳。当然,这就方便了楼子坝及周围的人们到横江集镇赶集。因此,可以说,有肖席珍和朱光德这两个人,才有统三号这条街名和地名。统三号修建好后成了楼子坝房屋的密集地,以后楼子坝的房屋修建大抵都是以统三号为中心,沿着河坎向两边连片延伸,一直延伸到楼子坝的首和尾。

楼子坝周围好些地方的路头,或者是路尾,或者是岔口的地方,也包括相隔不远的拜台的旁边,都栽有一棵黄葛树——

唤醒记忆的黄葛树

我对统三号记忆深刻,是因为小时候在统三号读过一年幼儿园。当时,生产队将统三号尾端

统三号：能够回去的只存于记忆

唐永松

一个小四合院作为幼儿园,这个幼儿园就只有一个大班,一个小班。两个班,两个老师。我喜欢上幼儿园的原因是每天下午放学时,老师都会发东西吃。特别是进入秋季以后,每天下午放学时老师就会发一个或者两个柑橘,到冬季甘蔗成熟了,就发一截甘蔗。想想那时候读幼儿园,还真的是非常甜美。后来生产队在别处修建了两间土屋作为幼儿园,就又把木板串架房的四合院分给了贫下中农。

从统三号下河坎,算为起点的地方有一棵茂盛的黄葛树。我观察过楼子坝周围好些地方的路头,或者是路尾,或者是岔口的地方,也包括相隔不远的拜台的旁边,都栽有一棵黄葛树。为什么要栽黄葛树呢?又为什么只栽黄葛树,不栽其他树呢?栽黄葛树又有何意义呢?我问过好些上了岁数的老年人。他们对我提出的问题都感到很突兀,很不理解。是啊,为什么要栽黄葛树?栽黄葛树又有何意义?他们咀嚼着这句话沉闷好半天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最后,他们只是似是而非地说,大概、可能、或许是黄葛树容易生长,长大后枝繁叶茂,好乘凉吧。这样的回答不尽我满意。根据我个人的人生阅历来看,我倒是认为,他们所说的只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是,一年四季黄葛树基本上都长青,并且还树身庞大,树冠枝繁叶茂,远远地就能看见。因此,在农耕社会的当时,黄葛树就作为一种路标、象征和栖息之处。特别是赶集的人三五两个在路上走着走着,走累了的时候,就相互为对方打气,鼓劲儿,说:“雄起,再熬着会儿,到了前面那棵黄葛树下就休息了。”

我曾经听到这样一个龙门阵,说是一个小孩,大约是楼子坝后山的吧。一次,他跟随母亲从统三号、黄葛树经过,下河到渡口,乘船过河到横江集镇赶集。结果因为人太小,在横江集镇被拥挤的人群挤散了。最后被人弄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长大后参加工作多年后,有一次,他到横江集镇来开会。闲得无聊,就到河边转悠。突然,他看见楼子坝河边的黄葛树,一下就勾起在他心底的记忆——黄葛树、渡船、河坎……于是他赶忙过河,来到黄葛树下,顺着统三号一路询问,一路寻找,费力当然也没怎么费力,最后终于找到了曾经丢失他的父母,找到了他的家。

石达开除了把大本营安排在石城山,一部分兵力安排在横江集镇扎竹筏,还有一部分兵力就隐藏在楼子坝,统三号,起到警戒、防御和分散的作用——

与一场战争的历史关联

统三号还有一段可以描述的历史。那是在清王朝同治元年九月,也就是公元1862年11月的时候,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从南京一路兵败到横江集镇,及在横江集镇后面的石城山驻守的时候,他曾派部下从横江过河,从统三号上河坎,到楼子坝及周围人家征集过粮草,也就在楼子坝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一些小小的战斗。之前,从统三号下河坎,是从下河坎修建的石梯,至今还在。石达开的部队要在楼子坝摆开战阵,就必须运送弹药物资。最重最庞大的就是当时的火炮。火炮从横江过河过来后,要上河坎。走石梯显然不行,轮子滚不动。于是,石达开的部队就在统三号下河坎的上河方,也就是石梯相反的方向临时修了一条简易的土路方便装有火炮的车轮滚动。现在这条路已经消失了,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都能看见。还有,石达开的部队在横江河坝边扎竹筏,想利用竹筏,顺着横江河水漂流而下,然后再利用横江河水与金沙江汇合时的水流力量冲向安边集镇,再从安边集镇一鼓作气向四川腹地——成都进攻。在扎竹筏过程中,他的兵力除了分驻横江集镇以外,其实还暗中分驻在统三号。你想想,在当时,石达开是吃了败仗一步一步被逼到横江和石城山的,要是所有的兵力都安排在石城山和横江集镇,万一遭到清军的突然袭击,那不是全军覆没!因此,石达开除了把大本营安排在石城山,一部分兵力安排在横江集镇扎竹筏,还有一部分兵力就隐藏在楼子坝,统三号,起到警戒、防御和分散的作用,这是战略战术。

整个楼子坝的地形是东西长,南北窄。横江河水是沿着楼子坝南边从西往东流淌。太阳是从楼子坝东边升起,西边落下。统三号就像插在南边的一截直直的楔子,大约有一百米长,三四米宽。两边的房屋都比较矮小,都是木板的串架房,都是单门独户,朝向不一,又相互连串,犬牙交错。没有一间房屋正正规规整整齐齐地面对着石板街面。所有的房屋有的向东,有的向西,有的朝南,有的朝北。好多户人家的门口都是石板院坝,有的围成了四合院。因此,这里没有所谓的开店坐铺做生意的,所有的买卖都在繁荣和物质齐备的横江集镇交易。我目睹过有赶集的人在统三号走动时,也只是有两户人家在那棵刚刚上河坎的黄葛树下,或者是在院坝边摆一个方凳子,凳子上放三四杯冰水(用食用红加横江河水加糖精合成)卖给走了远路,然后稍作休息,再过河的赶集人。或者是下午赶了集从横江镇回来,上河坎,即将启程走远路的赶集人。这一般是在夏天。一是因为夏天河水浑浊,赶集人得不到河水喝,就只好花一分钱买一杯冰水;二是夏天才容易口渴。

纵然统三号已经被拆迁,拆迁得无影无踪,但它深深埋藏在泥土里的根系依然还在,它强烈地投射在天空的剪影依然还在——

能够回去的只是记忆

统三号承载着祖辈的岁月与汗水,心血与劳动。如今,说消失就消失,消失得没有踪迹。我问过一些两鬓斑白的老一辈人,也问过曾经居住在那里的人。对于统三号的消失,有何想法。他们无不怅然叹息,说,对于统三号的消失,心里装满了浓浓的怀旧和依依的难舍。几年前,与我同龄的一个在统三号长大的发小,在本地和外都开了几家歌厅。他把每一个歌厅内最大最豪华的一个包间都命名为“统三号”,其余各个包间也都用上楼子坝其他小地名,比如“水户滩”“乌龟石”“光山坡”“狗儿坟”“方田嘴”等等。一次,朋友邀我去他歌厅唱歌。我第一眼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的时候,一下就有一种被拽进陈年时光的感觉。我坐在那里歌也没唱,就一个人静静地坐着,坐着,沉思往昔。后来,我特意找到这位发小,问他为什么要把“统三号”以及楼子坝很多小地名命名各个包间的名字。他很朴实地告诉我:“现在城镇化的进程,一幢幢崭新的楼房栽在楼子坝上,楼子坝很多地名就都消失了,为了让我们楼子坝的下一代记住楼子坝曾经有这么一些地方,我就把每一个包间名字都命名上上楼子坝的小地名。”

面对这位童年的伙伴,我肃然起敬。统三号像一窝温暖的巢,孕育、诞生、呵护和成长了一代一代的楼子坝人。一代一代的楼子坝人像雀鸟一样长大后飞出窠巢,各自在天空自由翱翔,尽情放鸣。他们有的飞得很高,也有的飞得很远;有的飞得很轻松,也有的飞得很艰难;有的飞到了天涯海角,有的近在咫尺。有的出去了就没有再回来,有的出去了又回来,有的回来了又出去,反反复复。他们当中,不论是出去了就没再回来,或是回来了又出去,心里都种植着统三号,培植着统三号。

今天,纵然统三号已经被拆迁,拆迁得无影无踪,但它深深埋藏在泥土里的根系依然还在,它强烈地投射在天空的剪影依然还在。只要泥土里的根系还在,天空中的剪影还在,那它就能蓬茸一份凝聚与守望,泻下一束月光与思念,孕育一柱朴实与敦厚,生长成一并挺拔与召唤。一代又一代的楼子坝人无论身在何地,身在何方,都会生生不息地讲述它的故事。

